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邻三人	3
母与女	16
海岸	33
遥远的夜空	46
泥沼	59
镇上的人们	76
虫	90
一个做母亲的	103
露台	112
一个人的一生	119
废园	129
森林的寂寞	136

人间	149
街	167

手杖	180
暗春	196
蜘蛛	224
绝色	238
红裙	247

网和地和鱼	261
-------------	-----

长篇小说

贝 壳	273
-----------	-----

袁犀小传	402
袁犀主要著作书目	404

短篇小说

邻 三 人

从窗隙钻进来的尖利的寒风，使我不由得打一个冷战，右手已冻得麻木，笔杆常从手里溜出去。破旧的煤球炉，早就熄了火，烧得剩一堆白灰，风从窗隙不停地吹进来。我要寻一根卷烟，拉开了抽屉，在破烂的稿纸堆里翻出一个小得只可以吸一口的烟头，我点着了它，扯起破外衣的领子，拉紧围巾。我不能再写字了，离开这冰凉的桌子，躺到板床上去，心想今年真是太冷的冬天，窗户上满满的冰霜……

天暗下来，我的屋子黑了。有人影隐约地映到窗上，一个影随一个影匆忙地从我的玻璃窗上挪动，我看不见人，可是我知道是散工的工人。他们每天早晨从这里过去，晚上从这里回来，差不多我都听出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脑子里就想起来一张一张贫血的脸，灰布的衣服上染一层污秽的黑油。

这样，使我想起去年住过的地方的两个可爱的邻居和另外一个女人。

也是这么严寒的冬天，天冻冰地也冻冰的季节，我为了吃饭，从这儿流浪到那儿，去年冬天就流浪到一个顶繁华、顶奢侈的大都会。因为没有钱，于是在一个偏僻的污秽的街里，找到一座小楼上的一间破房。在那里等待一个能吃饭能活的时机。

那是一间太小的屋子，在一张要折断的板床上摊开了我的行李，就住了一个冬天。连一个桌子都没有，也因为如果再摆上桌子，就没有地方睡觉。只有一把椅子，那上面我放了洗脸盆。写信

或写文章，必得伏在床上，而且没有电灯，得自己买洋蜡，所以那一冬我的眼睛就全累坏了。

楼上是三间，楼下也三间，我的隔壁住着两个苦力。楼下住着一个卖零星食品的人，有一个年老的妈一个小妹妹，这位妈每天骂他的儿子。一家拉包月洋车，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，一个妇人，总有七八个小孩子。另一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爸爸闹病，整天躺到床上哼儿唉呀地叫喊，小孩子一天一天地搅着哭声。只我一个单身的房客，另一间楼上的房间空着。

我每天除了伏在板床上写一些字，就用破被子蒙了脑袋睡觉，朋友寄来钱就买些煤球烧烧，开发房钱，除了早晨出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就带来了晚上的粮食以外，永远不出去。

我的邻居每天很早就起来，因为那时是冬天，醒来时恐怕已经五点钟了，一阵响动也扰醒了我，使我不能安静地睡下去，一个低声哼着小曲，另一个好像永远也不开口，唱曲的哼呀哼呀的哼完了后就：

“妈的，他妈个的。”

反复来回地骂着，顿着脚，那一个就大口吸烟，烟从板壁的缝里挤过来。好像有时候吃早饭，有时候不吃，总是吃了饭才走的时候太少，一个高声骂着房东和这种冷天头，走路很用力，地板咚、咚、咚地发出很大的响声，惊醒了谁家的孩子，哇呀哇呀地哭起来，女人低声骂，这两个越发拼命地踏楼梯跑下去。

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拜访我的邻居，可是也太不巧，我起来，他们早走了。我睡下，他们还不曾回来。他们太忙，我想他们是加了夜工，或者必得在冬天赶出来多少数量的东西。但是往往在深夜被他们高声谈话所扰醒，他们轮流地骂着谁，好像是年轻的那个大笑，嘴里乱七八糟地骂冷天头，他们屋子里并没有我这样的煤球炉子。嘴里“嘶嘶”地嘘气，脚在地板上顿着。

每天闹了一会儿他们才睡，躺在床上时，年轻的嘟囔着没有老婆，骂着世界上的娘们，年纪大的叹一口气之后就怪声怪气地笑起来——年纪大的常不爱说话，可是喜欢说娘们的事，渐渐他们又骂起来工头。

朋友或是谁给我寄来钱，我就多买一些煤球，白天，楼下的孩子们，都赶到我的屋子来，小屋子里挤得满满的，他们的屋子里都不生火，只在窗外钉上一层一层的破布片或麻袋片，我的炉子有火时，孩子们都欢乐地笑着骂着，穿着破烂的棉袄，脸上抹许多煤烟之类的东西，和我很亲热，他们骂他们的爸爸或妈妈，他们问我许多离奇的事情，炉子有火他们才来，没有火时谁也不喜欢来了。

这一所楼里，唯有我的屋子里有火，在这一群人里我像财主了。

一天早晨，楼下的妈骂着儿子，大声哭着嚷着，我却不曾听见隔壁的邻居起来，心里想他们今天要晚了，于是顽皮地用手敲着板壁叫道：

“喂，朋友，是时候了！”

“完蛋，伙计病倒了！”是年轻的人的声音。

于是从板壁第一次谈起话来：

“怎么？伙计病倒了？”我听得见那边有轻弱的哼声。

“病倒了，要命，娘的，昨天还活蹦乱跳，今几个一霎儿不会动弹了！什么玩艺？”

“做工的人靠了一个身子干活……”

“拿身子当地种，整天累个死去活来，娘的，为了吃几口大饼，不能动弹，这才叫劲头儿，要命！”

我不能接下去说什么。

“先生，你那屋子有热水吗？伙计要水喝！”

恰巧昨天一个朋友寄来几块钱，我买了煤球：“还没有，可是有

炉子!”

于是这家伙就爽快地跑过来，他有一个挺高的身材，肩膀宽阔，一张瘦脸，两条粗黑的眉毛和光亮的眼睛。

“还没起来，那么——”他很窘，好像很天真。

“不要紧!”说完我就跳起来，和他一同生好了炉子，他忙下去提一壶水上来，放在炉上，伸了两手烤手：

“干什么的？先生!”

“写文章的。”

“写文章?”他好像不懂什么是写文章，睁大了眼睛看我。

“你们用力气吃饭，我用脑袋!”说吃饭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指了卖文章是不能吃饱饭的，但是还没有吃饱饭的法子，就只好那样对他说。

他不想问下去，用耳朵仔细听他的伙计的哼声，哼一声，他就皱一下眉毛：

“要命，指了一条身子吃饭……”

这时天还不亮，外面黑黝黝的，炉子里一闪一闪地往墙上抹几条闪耀的红光，红光闪到这家伙的脸上，我看出这家伙有不小的魄力，我想这观察不错。

“花拉”——壶盖射出来水花，他慌忙提起来，就跑出去。

“回头见，打扰你先生!”

“用水再来烧罢!”

喝下去水，那家伙长长出一口气的样子，我便跑了过去——那个家伙有四十岁，虽然躺在床上我也看出是一个短小的身子，有一张乌黑的脸，脸上乱七八糟的皱纹，他在难受地哼着，他对我说他勉强地挺了三天了，今儿个是再也挣扎不起来，他好叹气，挂了一脸愁苦，在生活的铁蹄底下打过滚的那种人的脸，沉重而且忧郁。是和年轻的这个绝不相同的一张脸，仅仅是第一面，年轻的给了我

一种泼辣强劲的感觉。

在他们是无所谓礼貌的，所以我和他们不顾忌地谈许多话，从谈话里我乃知卧病的是许才，年轻的这一个叫做赵宝禄。

这屋子比我的稍大，是一张大床，他们俩人住在这一张床上，屋里也是难闻的气味，地下放着一个破洗脸盆和肮脏的工作服、破裤衩。

我把火炉子给他们挪过来，许才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就这样我和我的邻居混得挺亲热，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了。

拿一角钱叫赵宝禄去买“阿司匹灵”，第二天许才就能上工了——原来他不是厉害的病，工人是不该有病的。

每天晚上回来，他们都到我的屋子来取暖，赵宝禄喜欢笑，乱七八糟地唱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！……”他高声谈笑，随便骂人，像世界上的人都是仇敌，他骂工头、骂娘们、也骂他自己……

“赵宝禄，俺说你，这一股子力气，”他两手交替地捶他的胳膊，“这一股子力气，俺……俺一天就值三毛钱！”

许才不喜欢多说话，虽然他也有不平，可是往往把不平变成一口叹气泄出来。

他们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他们自己很庆幸：

“有老婆就得有孩子，还不饿死他娘个的！”

完了就骂着楼下的孩子们，他们可怜着那个有病的爸爸。

每天晚上他们都谈许多话，骂房东，骂娘们，骂女学生，骂工头，以后许才摇着饱经忧患的脑袋踱回了他们的屋子，赵宝禄哼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……”上了床就叨咕着娘们……

渐渐我忘却我曾经是一个少爷，或是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，在这两个滚在生活的油锅里熬煎的青年中，使我多明白了不少人间的事情，使我再不敢想成一个要有一间精致的书斋的文学作家的梦。

我有点说不出来那时是什么感觉，从他们之间我像接触了一股力量，至少这力量使我不做梦不回忆，终于我明白我也是一样的没饱饭吃的穷家伙，我们一样！

一天从街上买大饼包回来的纸上好像留声机唱盘的歌词，上面有残缺的一排一排的蓝字……

我们都是摩饭吃的穷朋友……

饥饿道上一块儿走……

天灾使我们成一家……

人祸逼我们牵紧手……

背面是……

送饭的朋友请你慢慢走……

我们不是强盗手……

担子里菜饭大家吃……

马路上太阳人人有……

心里很爱这歌儿，可是不知道名字，自己就照乐谱唱一气——直到今年秋天在一位友人家中，才知道这是一个电影中叫做新莲花落的歌词——不管是什么，总是很喜欢，渐渐就唱熟了。

一天一个小书店寄来五块钱给我，有了钱立时就颇意气洋洋，我决定今天晚上请我的邻居喝一阵吃一阵，自己出去买许多酒，许多肉，还有不少烧饼，看一看满够三个人高兴地尽量吃一气了，就兴高采烈地回了家。

刚走上黑暗而倾斜的扶梯，因为眼睛太坏又从明朗的雪地里到这黑房子，所以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撞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样子，她“唷——”了一声，我说了无数句“对不起”之后，就赶快跑上来，心中却想，我又多一个邻居了。

这女人也住在我的隔壁，我听出来这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

住在这里，总之，一个是苍老的说话声，一个是尖锐的。

我不理这个，我忙着热上酒，天也黑了，我自己吃了一点，到十点钟，我听见赵宝禄高声唱着小曲回来，我要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喜悦，赶紧把肉和酒，烧饼都搬到床下。他咚、咚、咚地跑上来一直进了屋子，许才说着“好冷的天头，他妈的”，一边喘着气，赵宝禄依然反复地唱“阿司匹灵”，我跳起来扯住他说：

“猜，这屋里有什么？”

许才瞅着我笑：

“有酒味……”

我不曾想到他猜得这样快且准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时候他们把酒和肉早翻了出去。

“刘先生发财了！”

“你的鼻子真好使！”

“正冷得厉害，酒真是好东西！”许才一下子咕噜了一口，赵宝禄上去按住了他，等看见地上还有一玻璃瓶子时，大家又大笑起来。

烫热了酒，多添上煤，把白洋蜡放在窗台上，把我的床当了饭桌，赵宝禄坐在椅上，就这么，我们开怀畅饮起来，每个脸都通红，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。

“这像上了天堂！”许才叨咕着，他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自从我认识了他十来天，这是第一次高兴，赵宝禄越发唱起来，我已经有一年多，不曾这样痛快地喝酒，不知不觉哼出来那个歌词。

“你唱的什么！”

于是我越发高声唱起来，赵宝禄用赞叹的样子倾听着，于是我说给他听。

“好呀，天灾使我们成一家，人祸逼我们牵紧手，刘先生，漂亮！”他伸了大拇指。

“我们全是一样呵!”

我笑着说。

于是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讲了不少话,我为了要找一点小说的材料,开始询问他们的身世。我们谈得真是太亲热,虽然他们的话多么粗野,但是唯其粗野才越见真诚,我自己感到惭愧。

赵宝禄说他十六岁从山东家跑出来,为了想发财当个大老板。可是他娘的,到今年二十六岁,十年,十年——他除了当苦力卖小工挨冻受饿之外,什么也没有,还没混出来一个老婆,他用力捶一下大腿之后闷闷地喝酒。

“你呢?大哥!”

“我,我爹是干这个的,我爷爷也是干这个的,我也干这个。从十五六到现在,三十来年了呀,还是干这个。我爹死在机器底下,像刀一样的机器,削去他两条腿……”

我预料他要流眼泪的,可是他瞪圆了两只通红的眼睛,拿过酒瓶咕噜了一口:

“哥哥给人家背化石,从挺高的大山尖上,被一袋子二百来斤的石头压在底下,从像尖刀子似的山石头上滚下来,咕噜咕噜滚下来,在山底下,一袋子化石还压在尸首上,身上浸满了血,看不见脸,看不见鼻子,什么都滚下去,一只胳膊摔下来……”

赵宝禄不喝酒,拿了半个烧饼张大了眼睛看他,许才像在发怒又像在疑惑。他又喝一大口酒:

“妈正有病,一下子死过去,嫂子一个人逃出去,带了两个侄子,听说早就当了野鸡……剩下我一个人,从山南奔海北,当过花子,讨了吃要了吃,干过码头苦力;也替人家擦地板,干过矿工,挖铅矿,干过苦大力,拉过洋车,反正,反天我什么苦都受过,什么苦尽甜来?苦尽甜来,想的什么?——反正我们就是受苦的家伙,他

妈的……”

他说完张开大嘴，拼命喝酒，我想不出来话劝解他，但是觉得我们更接近了些。

赵宝禄猛地跳起来，大声乱七八糟地骂，不知他骂谁，我把他拉坐下，这时酒就干得一滴也滴不出来，没了肉，没了烧饼，大家都悄悄地坐着，小白洋蜡已经灭了。这时才听见新搬来的老太婆在长长地叹气，赵宝禄吓得跳起来，我告诉了他，他还不知道。

似乎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曾在家。

“都和我们一样！”

我叹一口气说。他们都走了回去，我说：

“明天再来喝吧！”

他们点一下头，赵宝禄也唱起来“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！”隔了板壁，他问：

“老刘，来一遍，什么调子？”

从今晚上起他们把我叫做老刘，被叫做“老刘”觉得很光荣一样地感到亲热。

睡下时，隔壁的年轻女人回来了，一边叫着妈妈，一边在板地上顿脚，像是冻得太厉害连声音都有点呜咽，以后卧在床上抽抽啼啼地哭起来，做母亲的便用苍老的声音安慰，我已能够猜想出来这女人是什么职业，心里想着住在这里的都是同样命运的人呵，被生活压得不能翻身不能喘息。

这女人白天很晚才起来，这就越发证实了我的猜想。一天，她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一根火柴，因了这一小根火柴，我们就相识了。和我熟悉之后，自然和许才、赵宝禄都熟识起来。

这女人年纪有二十五六岁，一张圆圆的脸，脸上涂一些恶劣的胭脂粉，显出被蹂躏的痕迹，但是并不是丑恶的脸。总是一个女人吧，在我们三个之中加上一个女人，大家都挺兴奋的样子，这女人

使这黑楼的空气缓和不少。

我依然写一点文章，打算把许才的事情写成小说时也有过，但是那种东西是卖不出来钱的，别人也觉得太平常，所以我不能写它，虽然老许屡次催促我写。

有的时候我一个月内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，不用说烧煤球炉子和喝酒，早晨不吃饭的时候是常常有的，这时他们两人往往多买一些大饼和煎饼之类的东西带回来。

白天我只躲到这黑黝黝的小屋里蒙了头睡觉。

他们常常被扣去了工钱，饿上一天两天，赵宝禄无论怎样高声骂人也不成，什么时候能吃一口饱饭呢？大家都怀疑。晚上在床上饿得不能入睡时也常有。有钱时我便请我的三个邻人，买煤球和墨水稿纸这些东西。

女人叫金凤，往往在半夜从板壁上抛过来一些糖块，把我们打醒，她会约量出来我们的床的所在。

她为我们缝补一些衣服，有时也替我们洗，她的母亲也是个和善的老人。

也许因为都是受苦的人，大家都十分亲热。

就这样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，仍是找不着一个职业，朋友们都没有办法，差不多每个月都寄来八九块钱的样子，房钱，卷烟，吃饭，买纸，邮票，还有煤球，这点不够，我只好在黑暗的屋子里叹气。白天，金凤过来和我南天北地地谈一阵，然后她伏在我的桌旁痛哭她的身世。

时光一天一天地过去，一个晚上，许才和赵宝禄两人回来得很晚，也没有到我的屋子里来，赵宝禄不唱“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”，也不唱“阿司匹灵”，这时我躺在床上要睡，隔壁的金凤还没有回来。

“完了蛋！”许才自己说，是太也悲惨的声音，赵宝禄只是骂人，

我忍不住了：

“老许，什么事完了蛋？”

“老许叫人家弄下来了！”

弄下来了，这不禁吓了我一跳：

“怎回事？”

“怎回事？就是这回事！”许才是大怒的样子说话！

“人家用不了这些人，不愿花这些钱雇人，剩下的一个人减了二成半！”赵宝禄这么回答我。

虽然不干我的事，心里却罩上一层暗影：

“老许，也不要紧，有力气在哪都吃饭！”自己想来头两天还要去当工人，原来一天得三毛钱也不易。

老许不吭声，只是长长地出一口气。

第二天，赵定禄依然走了，许才自己出去找活计干：

“不干活就只有饿死，我不能等着死！”

活计是找不着，他每天早上出去，晚上回来，大北风刺破了脸，肩上扛着雪花回来。一连十几天，他没有找着一点活计干，他变得更忧郁，更沉闷，每天只是皱紧了眉毛，两手扶了脑袋想，我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。

金凤常常一夜不回来，她的脸和手都冻肿了，她只穿了一个夹旗袍跑出去跑回来，大家没有一点办法。

谁想得到呢，老赵也一样，说他是爱捣乱的东西，爱捣乱的东西不能要，原因是他不愿意减这二成半，不愿意，于是裁下来。

简直是意外的事。但老赵不发愁，虽然口里拼命骂人，可是越发爱笑起来，他也是每天早晨走出去晚上才回来。

这样，我和金凤就负担了两个人的饭钱，虽然我也没有钱，但是看金凤能够把用乳房用嘴唇换来的钱也拿出来，自己只好多写一点什么，然而这是不能多换钱的，巧的是一个友人从远方给我寄

十元钱来。

许才和赵宝禄拼命地找工作，每天天不曾亮就跑出去到夜深才回来，每天从我的手里取两毛钱。

一个阴天，在下着雪，我从小窗户望着一角黑色的天空，看看黑烟卷着雪花在天上翻滚，一面灰色的屋墙，遮住我的眼睛。每天我看见的只是这一角黑天空和乱七八糟的电线。心里想许多事情。突然，老赵跑了进来，他背着行李，我竟不知他什么时候打的行李——

“老刘，俺们再见！”

听他说“再见”，不知怎回事情：

“你要走吗？往哪里走？”我扯住他的袖子。

“我非得走不可，老刘！俺们再见，俺不能忘了你！”

“你说你往哪里去？”

“没一定，老刘，我不走不行，俺们再见，总有再见的日子！”

他脑袋上出了汗，好像有什么要紧事情，伸出来一只有力的右手，和我热烈地握一下。

他匆忙地挣脱了我的手，跑出去，连头也不回，我木然地呆在窗前，等我发觉后追出去时，仅仅看见雪地里辽远的前面一个背着行李的人的黑色的背影，在壮健地迈着大步……

晚上，许才回来时，我问他为什么老赵要走，他茫然，原来他全不晓得，等我告诉了他之后，他好像明白地点一下子脑袋，可是他告诉我。那天晚上他和我说话，他说他明白了，我不懂他明白的是什么，也不愿意问，临走时他也说一个：“再见！”

第二天早晨他也走了，只剩下一条破腰带一个面盆。

平空我失去了两个友人，我不知怎样才好，心里只像有一个大失望。金凤全不知他们走的事，我告诉她之后，她哭了，原来她在爱着赵宝禄。

但是我也不想再在那里住下去，第三天，等金凤出去后，在黑暗的夜里，我背了行李又开始了流浪。

一直到今天依然不曾找到职业，现在的屋子里只在地上多了一张可以写字的方桌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

(原载 1937 年第 3 卷第 1 期《明明》月刊，收入《泥沼》)